

师母的故事

——中华书画名家郭李宝人生

2014年底，《北海晚报》一篇题为《古稀学吹笛，妙韵画中留》的文章，介绍地角老人郭李宝晚年学画的成就。读后很惊叹她的绘画天赋和学习毅力。数月后，一位年入古稀的老太婆突然探访寒舍。她的自我介绍让笔者惊喜万分：她不仅是《北海晚报》那篇文章提到的人物，竟然还是笔者一位俄语老师的爱人，我们首次见面，却似曾相识，谈话很投机。笔者对老人说，我俩虽是同龄，但应称您为师母。我们毫无拘束地聊家常，内容自然涉及师母与王老师昔日艰苦岁月的酸甜苦辣。在聆听师母讲述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她的人生经历颇有一些感人的片断。因而很想向读者讲述一位虽普通却又很不平凡的地角妇女的故事。



郭李宝在家中作画。

师母与被划为右派的老师结缘

王邦辅老师，湖北武汉人。其父是一位俄语翻译，他受父亲的影响，学的也是俄语专业。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前苏联）友好，那时的中国一切都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广西缺少俄语人才，王老师被调到南宁。1954年北海中学开设俄语课，王老师被调到北中任教，是北海中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俄语老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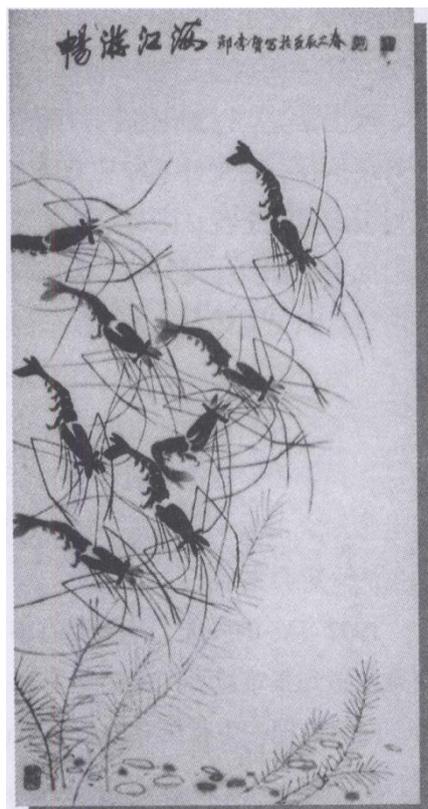
中等个子的王老师不但俄语教得好，普通话也讲得很标准。他衣着整洁，说话慢条斯理，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不幸的是在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中，不知何故，王老师成了右派分子。笔者考上北中读高中后，他是笔者班的俄语老师，因而有三年朝夕相见的师生关系。

也许因政治面貌原因，王老师三十岁还没成家。尽管他是一位有固定工作的老师，但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年代，青年女性谁也不想嫁给一个右派分子而成为阶级敌人的家属，那时候因丈夫被划为右派后而与之离婚的大有人在。一个人的姻缘，往往是由命运安排的。后来，一位热心人给王老师介绍对象，是地角渔家人，为人正直勤劳，就是文化水平低了一点，只读过小学三年级。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对于王老师来说，女方虽然文化水平低，且生活在渔村，但能娶到一个政治面貌比自己好的姑娘就很不错了。而女方看中的是王老师有文化，因而不惧怕嫁给一个右派分子。就这样，一位来自中原的文化人与本地一位渔家姑娘，没有花前月下的山盟海誓，更没有谈情说爱的浪漫，租了一间简陋的房子便生活在一起了。

老师师母相濡以沫的岁月

婚后，王老师的一位亲戚问师母不知道王老师是右派分子吗？嫁给他怕不怕？师母回答说怕不怕，他即使被流放到十万大山，也捡拾衫包跟他一起去。后来为了生活和工作方便，王老师申请到地角中学任教。数年间，师母生了三个女儿。1976年王老师调到一中教英语。那一年笔者也调到一中任教，成了王老师的同事，过去我们曾是师生关系，因此很谈得来。那时师母和王老师在一中后面买了一间两层的房子和孩子们一起居住。王老师身体不好，那里环境较差，晚上常受到对面人家的音响干扰而休息不好。师母见此情况，希望能换一个环境居住。后来好不容易卖掉旧房易地建新屋，但好景不长，晚上又受到新居对面的音响干扰。师母只好在地角租了一间环境较为安静的房子居住。有一段时间王老师身体很不好，需要回到家乡武汉疗养。师母叫她一个亲属前往照料。后来王老师对笔者说，他的病如果没有妻子及家人的关照，可能早就没命了。他对妻子感恩之情，溢于言表。

后来听说王老师病重时，自知在世日子不多，写了一张字条放在桌上，大意是告知妻子，他逝世后不要告诉在南宁读大学的女儿，以免影响她的学习。王老师知道，他一旦逝去，妻子一定很难过，但只要孩子们都学有所成，妻子的生活一定会幸福。



郭李宝的国画《群虾戏水》。此画于2011年在北京参展获三等奖，郭李宝被授予“中华书画名家”荣誉称号。



在北海老年大学展厅展出的郭李宝的国画《牡丹花》。 笔者 摄

1992年冬的一天，笔者因有事回到母校一中，偶然听到王老师不幸病逝的消息，感到很难过。两天后笔者和一中派出的代表一起，参加了王老师的追悼会，向这位把

一生献给党的教育事业的老师、老同事作最后的告别。

师母突访让笔者很惊喜

本文开头写师母的来访使笔者感到很惊喜。王老师逝世已有二十年，以后也没有和师母及其家人联系过，笔者好奇地问师母，你老人家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师母说，今年夏天，我和小区的一位邻居聊天，她偶然说起你的名字。王老师生前常提起你（也许是笔者曾为王老师卖旧屋找到买主；建新房时又帮解决临时用电等问题，他常在妻子面前提起），于是从邻居（笔者的亲家）那儿知道你的地址便来探访。见面时师母高兴地向笔者展示她两张画作的照片，一张是曾在北京参赛获奖的《群虾戏水》，另一张是《牡丹花》，这让笔者非常惊喜。师母说，准备画一幅牡丹花装裱后送给笔者，这让笔者太高兴了。笔者对师母说你画的牡丹花真好，你和王老师培育的三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一个在国内照顾你老人家，另两个出国前途无量。她们是你们家的三朵金花，和你画的牡丹花一样漂亮。师母听了也很高兴。

我们聊着聊着，师母回首一件往事难过地说：“王老师逝世前几天曾叫我准备一下，请你来吃一顿便饭叙叙。当时我因他病重，心情很不好而没有实现他的心愿。想不到过几天他就走了，每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很对不起他。”笔者安慰师母说：“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罢了，只要你和孩子们生活得幸福就好。”师母听了又恢复了灿烂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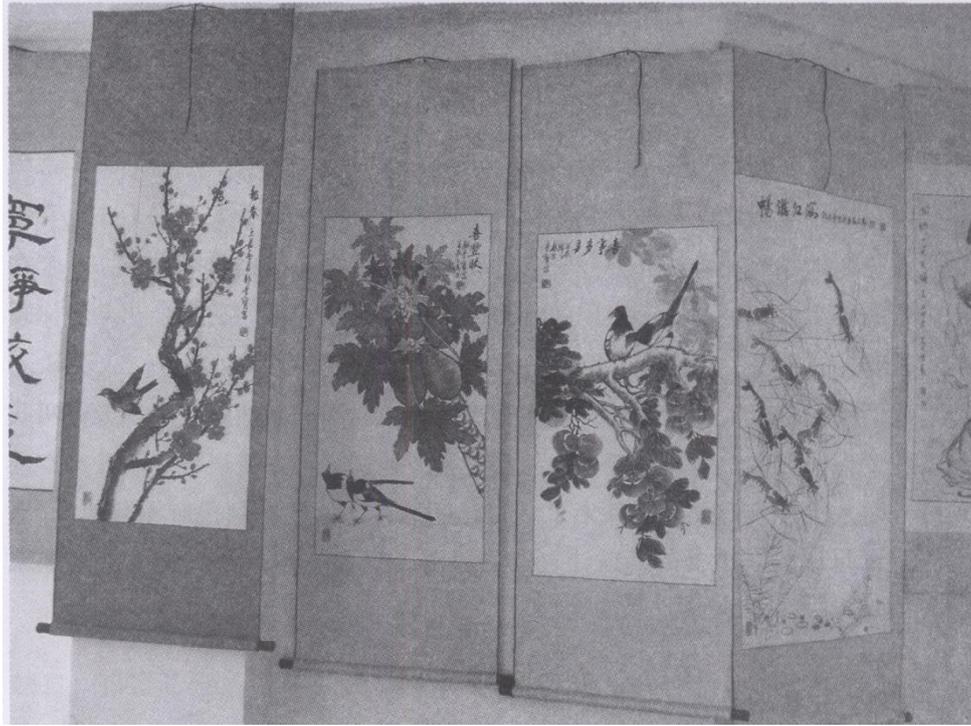
古稀之年获“中华书画名家”称号

师母前半生为了家庭、丈夫和女儿们的生活而忙碌，晚年生活好了，一家三代在某小区同住一起。有时又飞往澳大利亚探望女儿和外孙，在那儿住上一年半载，这时的师母可享福了，但渔村出生的她总是闲不住，在小区的空地种上木瓜和番薯等一些农作物，但除了种植瓜果蔬菜，她仍然闲不下来，于是报名参加北海老年大学国画班。班里的同学大都是六七十岁有很高文化底子的老人，而且其中不少人都学了好几年，中途插进来能跟得上人家吗？想不到这位年逾古稀的新生竟以惊人的毅力，通过刻苦学习，其艺术天赋得到充分发挥，绘画艺术也与日俱进，不到两年，她的作品《群虾戏水》被老年大学于2011年7月送上北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华书画名家作品展”，经有关专家评审后获得三等奖，并授予“中华书画名家”荣誉称号。师母获奖让大家感到很惊奇。有同学说，她只学了两年，我们学了七八年都跟不上她。



闲不住的郭李宝在欣赏自己种的硕果累累的木瓜。

更有同学说，可能是她的丈夫教的。笔者对师母说：“大画家齐白石画虾之所以很生动，是因为他画虾时常观察放在盆子里游动的群虾，可你画虾也和齐白石一样生动。”师母像小孩似的高兴地说：“我是地角人，每天都看到虾，吃到虾。”这让我想起古代画家文与可之所以画竹有名，是因为他画竹时已胸有成竹。师母画虾之所以生动，是因为她画虾时已胸有“群虾”了。



图中间的四幅国画，为北海老年大学展厅展出的郭李宝的画作。 笔者摄

祝师母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笔者在书店看到一本叫《虾蟹技法解析》的书，很适合师母学习，于是买了一本送她，时值“五一”前夕，老年大学国画班叫师母送一画给学校。师母看到书中介绍美国一种朱红色的活虾，色彩鲜艳，全身唯独眼珠是黑色的。书中也提示大多数地区的虾不是红色的，但被烧熟后便变成红色，与美国的红虾相似，不同的是烧熟的虾尾往内卷向腹部。师母见美国的红虾漂亮，因此画了一幅有异国情调的红虾送给学校。当师母兴高采烈将画送到学校后，没想到有人说你怎么画一幅煮熟了的虾送来？这让师母哭笑不得，只好解释说画的是美国红虾，这种虾在美国的市场都有卖。虽然这是师母学画中的一个小趣事，但却反映了她在学习上勇于探索的精神。

由于师母的画获奖而在北海画界小有名气。海城区有一协会知道她的名气后也向她索画交流。师母到澳大利亚探亲时也把画笔带去，有空时就画画。女儿的一些好友见她的画漂亮，提出买她的画，但师母慷慨赠予。师母的一个外甥女在法国读书，要了姨妈的一幅群虾图送给老师。后来外甥女对姨妈说，法国的老师得到这幅画后高兴

得像小孩似的跳了起来。由此看来，师母的画也走出国门了。

师母的人生，对文化有着强烈的向往和追求。现在师母家庭的每个成员都是文化人。她深知获“中华书画名家”称号只不过是一个荣誉而已，还需继续在老年大学学习绘画。衷心祝愿师母今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断提高和积累自己的功力，日后一定有机会举办自己的个人画展，这将是师母古稀之年又一个动人的故事。



2012年底，在北部湾广场举办的“特邀书画名家展”，郭李宝的画作参展其中。